



黃偉康

「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這部影片並非拍給普羅大眾看的。這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影片，把同性的激情活生生地公諸大眾；社會大多數人都厭惡同性性行為，不願花錢去看。本片的製片和導演明顯地利用懷俄明州兩名牛仔數十年間在性方面的故事，引發社會對容忍的爭議。

本片導演李安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後，在接受訪問時說，他最近導演的數部影片的理念，是滿足觀眾對「逃避主義」(escapism)的需要。他說：「我們看電影有時是為逃避現實，有時是要探究一些議題，有時只為尋開心，這種趨勢每年皆不同。」他並且說：「明年，趨勢或許是這樣，或許是那樣，是很自然的，電影應該反映社會。」他實暗示了「斷背山」是一部為滿足觀眾捉摸不定的口味而導演的影片。事實也許是，李安有意藉拍攝一部「政治性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電影，來討好擁護同性戀的好萊塢衮衮諸公，以贏得奧斯卡獎，以及其它代表野心與成就的各種好萊塢獎項，來使自己成名。的確，他成功了，《時代雜誌》(TIME)

的Richard Corliss和Richard Schickel預測，「斷背山」將會贏得最佳影片獎，但Crash才是應該得獎的影片。<sup>2</sup>(編按：李安以「斷背山」一片獲得最佳導演獎。)

這是我們無法逃避的現實，個人同性戀激情的文化勝利，甚至被提升至種族和解的團體文化共同利益之上。Crash這部影片感人之處在於種族，以及洛杉磯居民各種族之間的救贖。

政治以外，「斷背山」只是一個小說，並非事實，但卻完全符合了現代人以政治性正確看待同性戀者的觀念：同性戀者外表英俊，他們的愛情長久而令人欣羨。但這樣的描繪遠非事實。

而且，觀眾需要知道，懷俄明州並沒有一座斷背山，為了節省成本，此片是在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拍攝的；懷俄明州確實有一個市鎮名叫Riverton(劇中男主角所住的地方)，據說，該鎮的居民恨惡這部影片，而懷州也不願影片在當地上映；儘管美國的文化中包含了容忍，他們也不能接受這個令人羞愧的故事！這部影片也摧毀了美國男子氣

慨的最後堡壘：萬寶路漢子(Marlboro Men)竟然是同性戀者。

影片被精心促銷，它的首批觀眾就是受政治性正確思想潛移默化的大都市群眾。影片之成功基於所用的策略，事實它並不像「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或「魔戒」(Lord of the Ring)那樣，能夠成為每個人的話題；此外，它能否與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所探討的勇氣與自由的議題相比，也著實令人懷疑。「斷背山」這部影片只是講述兩名同性戀牛仔的謊言和自私，為其妻兒帶來痛苦。

筆者不喜歡這部影片的主要原因，是它把同性戀提升高於異性戀，兩個男人之間的性，比婚姻中一男一女的性更重要。筆者的疑問是，他們既知道自己同性戀者，何以要結婚？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涉及社會上拒絕同性戀，或是擁護同性戀者所稱的「同性恐懼」(homophobia)；事實上，有些善良的人不喜歡同性性行為，並非由於恐懼，而是不喜歡看見它；正如同性戀是一種性喜好，不喜歡看見同性性行為也是一種個人的自由喜好。

其實，這兩名牛仔並非同性戀者，而是雙性戀，因為長久單獨相處而產生感情。這不是同性戀的方式，同性戀並不會因熟悉而「長出來」的。觀眾看影片時會受到誤導而相信他們日久生情；這與事實不符。他們兩人與父親有感情問題(正如劇情所暗示)，在孩提時亦已渴求同性的注意；男同性戀者一般不會渴慕女性。一般在童年時曾被男性性侵犯的人，對女性基本上不感興趣，卻會被男人挑起性欲；這就是故事中的事實，他們都是兒童性虐待的受害者。

這兩名牛仔因為童年時受到性虐待而成為雙性戀者，當他們長時期單獨相處，其中一個引誘，就迫使另一個產生性關係；這是一件醜陋的事，並非激情，而是侵犯。影片為何要宣揚這種事情？這是他們特別的經歷，再加上性的震撼力，兒時受虐的經驗終生跟隨他們，破壞了他們的婚姻。

這兩名雙性戀牛仔都沒有勇氣向妻子剖白他們之間性關係的真象，並且選擇結婚。我們不能因為他們要在婚姻中欺騙配偶而責備社會；我們不能說，他們不能說實話是因為當時社會敵視同性戀者。他們的妻子在結婚前後都承受了不知情的背信，她們有何錯失而要受這種懲罰呢？是她們太無

知以致看不出丈夫是同性戀者？為何受責備的是兩個妻子而不是丈夫呢？(影片中，當一位妻子看到丈夫與一個男人熱吻時，她哭了；此時影院中傳出嘲笑聲，實在令人噁心！我們的良心何在？對這個妻子所承受的痛苦，我們不能寄予同情嗎？我們的文化真是變得如此卑下嗎？這一類電影埋沒了我們的良心，誤導我們去相信應該讚揚同性戀者，責備異性戀者。)事實上，這兩位妻子被迫作非自願的選擇，例如沒有丈夫、獨力撫養子女的母親。

電影的最後一場很感人，當男主角知道他的「愛人」在意外中死亡後，到了對方父母的家，並發現衣櫥裡珍藏著屬於自己的襯衫。這一幕令觀眾感受到兩人之間持久之愛、無助與遲來的盟誓。若非因感受到他們的妻兒在暗暗痛苦而產生不舒服的感覺，必定覺得這場戲很淒美。我們同情這兩名牛仔，但更同情他們的妻子兒女；然而，這樣的痛苦是由同性戀帶來的，我們更為此而感到悲哀！

怎樣可以使他們的妻兒免除這種痛苦，這是我們要深入探討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討好擁護同性戀或政治性正確的人，這個故事可以有一個勝利的結局：例如這兩名牛仔體認到他們是愛妻子的，有婚外性關係是對妻子不忠，兩人都決心尋求心理醫生協助；又如兩人能夠解開童年時受到性虐待，以及成年後渴求性欲化父愛的心結，結束了兩人之間的性關係；再或他們的妻子都諒解，因為知道實情較被隱瞞為佳，並且支持丈夫跨越掙扎的痛苦。如果，他們與妻兒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二人也可以重拾童年時的美夢，這會是一個圓滿的結局；可是，這樣的故事不會獲人垂青，好萊塢也不會喜歡，因為它太完美了。但，所知的是，許多男女已經從這種掙扎中獲勝，如今他們快快樂樂地生活；我們為他們而高興，也以他們在自由和真理上的得勝為榮。

注釋：

1. "Hollywood sobers up with gutsy Oscar picks." CNN. Monday, Feb. 13, 2006.
2. "Chasing Oscar, Place your Bets." As the Oscar face-offs enter the final round, *TIME* throws caution to the wind and predicts the victors. By Richard Corliss and Richard Schickel. Feb. 27, 2006.

(作者為加州執照臨床心理學家)